

第十回 南宮吉夢談今昔事 皮員外魂斷繡簾前

詩曰：

林中百舌聲仍亂，洞裡新桃花又疏。

芳草歸期今尚爾，美人顏色近何如。

夏侯得似應傳業，詹尹無心為卜居。

最是深山鴻雁少，一春猶阻上林書。

話說這金人擄了二帝北去，把這東京城裡安了一營人馬，立了張邦昌為帝。百姓無主，一任金兵搶劫。這些富戶們先被搜括，已是家業罄盡。也還有身上藏些金銀的，到了金兵一搶，俱用非刑弔拷，把這些富戶死的死、傷的傷，婦女擄了去，弔下一個空身，人人求乞度命，也顧不得羞恥。

卻說那賈八，從那一日封門搜括，把家內金銀盡行入官，還指望有回來的日子，搬在方指揮家外邊客位暫住。誰知一日亂一日，金兵不退，攻破東京，立了帝，竟做了他的天下了。這些大衙門、大宅子、皇親勳戚、公侯宰相花園府舍，都是官兵占住了，連方指揮家眷，俱趕出來。那賈八的妻妾，原是有姿色的，擄個罄盡，只落得金哥沒眼的瞎子，和生他的那醜婢。先還在故舊親戚人家，這裡住一日那裡住一日，後來各人生死不顧，誰肯留他。這賈八就氣成青盲雀瞽，有雙目而無珠，對面看著似人，其實不見，只賴拄杖才行。又有一件怪病：脊梁胸前長出兩片黑肉，如蟲鑽蛆咬相似，癢起來必要拳打磚捶才快活。一日，到了夜間又做一夢，還是送金磚那人。賈八依舊貪心，把磚不放，父子抱磚頑耍。醒來時，只見一塊大磚在席旁。恰湊怪瘡正癢，兩隻手擎起磚來痛打，方才快活。

有一家欠他五錢銀子，准一隻母狗來。這賈八餓到三日，全沒一人收留，只得牽著狗各家求食，老婆抱著失目的金哥，緊緊相隨。初時只說往熟識人家要碗飯吃，難道就是乞丐？後來每日如此，見這些叫街的花子，都是京城的大人家，彼此一樣，無可奈何，也就隨緣度日，連呼老爹奶奶不絕，把一長繩使狗引路。這狗也有靈性，到了人家門首，站住不去，等接了些飯，又走一家。到了長街，一時肉癢難熬，只得把金磚高舉，打個「蓮花落」。看官聽著，他道：

賈家有個八老官，也會吃來也會穿，一生好放官吏債，不消半年連本三。巢窩裡放債現過手，他管接客俺使錢；線上放債沒賒賬，他管殺人俺管擔。積的錢財拄北斗，臨了沒個大黃邊。哩哩，蓮花蓮花落。

看看爺娘不是親，有錢且去敬別人。三年乳哺成何用，娶了媳婦就要分；好酒好肉老婆吃，不怕爺娘餓斷筋；生前不曾見碗菜，死後誰人來上墳！蓮花落，蓮花落。

看看兄弟不是親，三窩兩塊說不均。同胞也要分彼此，爭多爭少要理論。有酒只和傍人吃，自家骨肉做仇人。蓮花落，蓮花落。

看看老婆不是親，三媒六證結婚姻。嫌貧愛富崔家女，半路辭了朱買臣；牆西有個劉寡婦，守到五十還嫁人。夫妻且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。哩哩，蓮花蓮花落。

看看朋友不是親，吃酒吃肉亂紛紛，口裡說話甜如蜜，騙了錢去不上門。一朝沒有錢和勢，反面無情就變心！孫龐鬥智別了足，那有桃園結義人？蓮花落，蓮花落。

賈八唱時，那街上的人，也有笑的，也有歎的。歎的道：「這等一家米爛陳倉、財高北斗的人家，如今乞食為生，無有立錫之地。」那笑的道：「賈八這個光棍，錢眼裡翻身，終日鑽衙門、拿訛頭，倚官害民，縱賊窩盜，今日天不殺他，父子雙瞎，使他活受，給人現眼。」大約爽快得多，歎惜的也不少。

過了年餘，那賈八是受用過的人，那受得饑寒。到了那十二月，數九寒天，下的大雪，把破瓦窯門屯住。那一時，東京搶掠一空，誰家肯捨？可憐賈八幾日街上打磚，並無人睬，吃了一口冷湯回來，死在路旁，連席也沒的卷，自然葬於烏鴉黃犬腹中。

落下金哥，人只叫他做小賈花子，漸漸長大起來。不消說是子承父業，相傳這一塊金磚，是磨成蘇州澄泥一樣。母子同狗三口，晝走長街，夜宿古廟，他也不怕那兵火，他也不想那家園。常言說：「三年討飯，不肯做官。」想其中定有個樂處。

到了南宋登極，金人講和北去，東京漸漸平息，這些花子們散往各府去趁食。那金哥母子，先到了山東臨清，住了半年，游到武城縣地方。進得南門來，不往別處去，那狗只往當日提刑千戶南宮吉住宅裡領進。在那大門首，高叫一聲：「老爺奶奶，討碗飯吃。」

也是天合有緣，原來泰定找雲娘、慧哥不見，兵退之後，又回縣來。那時城內人家沒了一大半，趙二官人全家擄去，這是無主的空宅。也是鳥戀舊巢，泰定又住在舊宅門房內安身。猛見一個狗兒領著個貧婆，拖個小瞎子進來，抱著一塊磚討飯，心裡好酸，想起雲娘、慧哥不見，眼中淚落如雨。便說：「小花子，休打磚罷。我也是才回來的，沒有家小，有幾個冷燒餅，你吃去罷。」說著，拿出來遞與小花子與狗吃了一半。可霎作怪，那狗擺尾搖頭，只在泰定身邊打滾不去，好似見他舊主一般。天色晚了，沒處去宿，要在這大門簷下，討把草過一夜。泰定只得依他。那時十月天氣，還不甚冷，泰定把炕上草抱了一把，與他母子二人宿下不題。正是：鶴歸華表人難識，犬過東門世已非。

泰定想想道：「我身邊原有帶的柳學官還賬的幾兩銀子，大娘臨出城交與我收著，不料拆散，如今大娘和慧哥身邊一文也無，就和這窮婆一樣。」又想起妻子細珠，那得個信來？不覺的眼淚不乾，到了三更方才合眼。也是一靈不散，泰定忠義所感，只見南宮吉進來，項戴長枷，身圍鐵索，說道：「泰定，你還認得我麼？」泰定道：「我如何不認得爹？」南宮吉道：「我因陽世間貪淫罪大，閻王把我二目摘去，罰我乞食十年。今日門首小瞎子就是我，那狗就是當時攬哄我娶五娘子的李婆。你今不忘舊恩，要打探你娘消息，可向東京給孤寺找尋。」說畢，往外走了幾步，又回來道：「堂房門檻下還有些東西，你此時動不得，日後留你用罷。」說畢，把泰定推一跌。驚醒卻是一夢，聽聽正打四更，一夜悲酸。

到了天明，泰定起來，看看小瞎子母子，不知甚麼時候已去了。又想到：「夢是心頭想，還是夢裏想，想糊塗了。」又想道：「我且把夢裡說的銀子去看看，如果銀子有，就件件真。」泰定尋了一把鏟鍋的鏟子，把門關上，走到後堂門檻下，只見

塊青石光滑滑的，那得有銀子？看了旁邊兩塊方磚，一似新安的，把磚用鏟子掘起，取了一塊，那塊也隨手揭起。有黃土半尺餘深，下有一個小醋罇盛滿，卻有五百之數。泰定大驚，才知：夢裡相逢別故主，天邊有信覓離人。這泰定原是好人，後來有些造化，自然識見不同，想道：「這個銀子再取出去，又做了全福的榜樣了。況夢裡言語，說此時不可動，只得依他而行。」好個泰定，再三躊躇思忖，依舊把原土掩上，仍舊把方磚扣緊，一個門檻往來之地，誰知有寶？那泰定一面打探雲娘信息，要上東京找尋不題。

有詩說南宮吉化身乞丐，再返故園，也是一段因果：

當時歌舞歡游地，此日悲哀乞化心。

三過門間老病死，一彈指頃去來今。

鴻飛雪跡蹤難覓，犬吠花蔭影易沉。

富叟貧兒同一相，化身無定欲何尋。

卻說李師師自從搜括倡優，奉旨出城，以後那些簞簞人家，都剝得赤條條出來。遇見東京大亂，也有被金兵擄去的，也有被官府拘回，又入樂籍的，也有在各村店集酒店接客的。只有李師師原有線索，未曾上本，先知道信，把家事就轉了一半出城，珠寶玉銀重器，和那綾錦上色衣妝，不曾失落一點。他又曾與帥將郭藥師往來，如今郭藥師降金兵，打頭陣，金兵一到城下，就先差了標下將官來安撫他，不許金人輕入他家。以此，在樂戶裡還是頭一家。後來在城外第一條衢街裡，臨河蓋造起一路新房，比舊宅還齊整。因沒有道君，越發大開巢窩，不作那官腔了。

此時方家女兒年已二八，方指揮夫婦亂後俱死了，大大的開著門面。因春姐假賜過銀瓶，遂認做真，改名銀瓶。日日教他撥阮調箏、清歌妙舞，把個銀瓶嬌養的真如花解語、比玉生香。他是內苑體統，不肯輕見一人，只好看花起早，愛月眠遲，在那小樓窗上，時露出半面來，看那章台走馬的情郎、柳陌折花的浪子。單單等一個肯撒錢，喜飄風，金十萬銀十萬的，才把他採花。那銀瓶心裡，又想一個宋玉才、潘安貌、石崇富、十八歲的狀元來，才和他偕老。各人心事不同。

看官聽說，世上的事，偏是佳人才子不得湊巧；紅嘴綠毛的鸚哥，偏遇著餓老鸕。自古道：好事多魔，那有天天作對過到老的？那銀瓶想起：「當日因打鞦韆，遇見聖駕，後來受了御酒、銀瓶，遭著大亂，不得進宮，反落了煙花陷阱。父母俱已遇亂身亡，這個身子，桃花柳絮一般，也不知嫁得個好人才丈夫沒有？」看了李師師家還有十數個粉頭，打起各樣刑法來好不狠：「如今這樣敬奉著我，只為留我掙錢，將來若有一事不遂他心，也是一樣。」這女子聰明絕代，那裡不想到。

到了三月三，是上巳佳節，各處鞦韆豎起。銀瓶春思懨懨，又愁又悶，懶對妝台，旁有侍女櫻桃，取過阮來撥著，唱一套新習的吳騷：

【解三酲】恨鎖著滿庭花閒，愁籠著蘸水煙蕪，也不管鴛鴦隔南浦，花枝外，影踟躕。俺待把釵敲側喚鸚哥語，被疊慵窺素女圖。佳期誤，一霎時眼中人去，鏡裡驚孤。

銀瓶一面唱著，一面眼中弔下淚來。想起那日鞦韆上得遇見聖駕，也非偶然，後來遇著兵火連在，姻緣好似一場春夢。又唱道：

【北寄生草】怕奏陽關曲，生逢汴水枯。是江乾桃葉凌波渡，汀洲草碧流雲路。這河橋柳色迎風訴，纖腰倩作綰人絲，自家飛絮渾難住。

櫻桃送過茶來，銀瓶呷了一口，輕輕放下，想起：「那日清明，爹娘送我到賈家，多少婦女頑耍，如今孤零零一個親人也不在眼前。」又弔下淚來。唱道：

【解三酲】俺怎生有聽嬌鶯情緒，誰待去整花朵工夫？正寒食泥香新燕乳。行不得、怕提壺，三春別恨調琴語。一片年光攬鏡虛，消魂處，多則是烏啼夜冷，夢破香餘。

又想：「當日聖駕在李媽媽樓上見俺一面，就遣了兩個內臣，捧著羊酒金緞，聘俺入宮，因何又送在李媽媽家來？今日說是要親選，明日說進宮，等到半年時，我留在他家，全無消息。看來此話也不辨真偽，怎生把人坑陷到此地？」哭著又唱：

【北寄生草】不語花含悴，長顰柳怯舒。水壺迸裂薔薇露，闌干碎滴梨花雨，珠盤濺濕紅綃霧。怕裏王暮雨近虛無，為誰斷送春歸去！

按下銀瓶悲怨傷春獨坐不題，卻說洛陽有一富家員外，姓皮，排行第四，在徽宗朝納粟做到金吾衛千戶之職。他家私萬貫，富甲一城，因投在蔡京門下做乾兒子，又和高管家認了親，才做了這個官。為人雖有些浮財，慳吝貪鄙，尋常一個錢不肯使，卻有一樁毛病，單好嫖表子，不甚擇好歹。家下娶了兩三個院裡人，也花費幾千銀子。他生得一臉赤麻，大鼻凹額，一部落腮黃鬚，五短身材，豐頰大肚，到是富態像，只言語粗俗，一身厭氣。常在巢窩裡走動，這些浮浪子弟有沈千戶兒子沈子金、范招宣府兒子范三官，這些小幫閒沈小一哥、劉寡嘴、張斜眼子，都日逐陪他們在這巢窩裡打成盤。只有沈千戶家兒子，年才十八，因他生得白淨面皮、苗條身子，從小和這些人們有些後庭勾當，也學了幾套南曲，吹的好簫，蹴的好氣毬，又有一般武藝，打的好彈弓，一日也打十數個雀兒頑耍，真是女色裡班頭，幫閒中領袖。

那皮四員外因這李師師家在城外一條衢街大開巢窩，不比以前借著官家名色拿腔，他和這一般人常去閒串。那李師師家有十數丫頭，也會品竹彈絲、拆牌識字。有個侍女湘煙，有些姿色，皮員外嫖了幾夜，不見出奇。他聞得李媽家有個銀瓶姐，是選了進上的，不出來見客，李師師養如愛女，真是倩人施粉黛，不自著羅衣。這皮員外也就有個扳高之意，只不知這李師師的口氣，又知他是使大錢的，自家又不肯破鈔，正自兩難。

卻說李師師把這銀瓶，作養的花朵般一個玉人兒，每日口裡噙著他，兒長兒短：「我只有你一個女兒，好歹揀天下第一個風流才子，做我的女婿，成了親，決不肯把你看做下賤。」他卻在外邊聲揚出去：「是當初道君皇帝親自選過的才人，就要進宮，遇這大變才撇在這裡。比我女兒還敬重他，誰敢使他見人？」又教銀瓶隔壁彈箏，隔牆度曲，樓窗上露出那粉面招人，紅顏送盼。這是娼家慣會拿人的手段，不消細說。

後來，因徽宗北狩，李師師故意要捏怪妝襖，改了一身道妝，穿著白綾披風、豆黃綾裙兒，戴著翠雲道冠，說是替道君穿孝；每日朝北焚香，儼然是死了丈夫一般；自稱「堅白子」，誓終身不接客，一切人來，有侍兒陪伴，好不貴重。因皮員外是個大家，寫了通家晚弟帖子來拜，才待了一杯茶就進去了。又養著兩個窮內官，時常在門首立著，一似和宮禁一般。又常見人啼哭，說是道君托夢，喬張喬致的扯天大架子。

那皮員外和這些丫頭說要娶銀瓶的話，人都笑他出不起銀子。那日皮員外在客廳上坐下，侍兒湘煙陪著吃茶。只見揭起簾子，

陣異香襲人，一個女子遮著臉，往花園裡去了。但見：

婉若游龍，輕如飛燕。淡掃蛾眉，卻嫌脂粉污顏色；鬆籠蟬鬢，天然風致勝鉛華。裙拖湘水，織就一枝梅；髻挽巫雲，斜簪三寸玉。對客欲回遮舞袖，見人驚走露蓮鉤。

原來有座花園在後河岸邊，須從客廳前過。銀瓶住著一間小閣子，在花園側，每日晚去園內小亭上，或是彈琴看書，和櫻桃侍女鬥骨牌頑耍。這日，李媽媽叫他彩茉莉花兒晚妝，不知有客，回走不迭，使一柄湘妃金扇遮著臉，笑嘻嘻過去。險不把皮員外驚開五葉連肝肺，酥透三魂邪骨心。問湘煙：「過去的是誰？」湘煙笑道：「皮大爺你猜猜？這就是算計的那人兒！只怕你福小，消受不起。」皮員外知是銀瓶姐，呆了半晌，問道：「煙姐，他今年十幾了？」湘煙道：「今年十六歲，長的苗條，就是十八九的。」又稱說：「箏瑟琵琶、琴棋書畫，在賈員外家就學全了。俺們這裡還學不到他精處。俺太太不叫他見人，知道他出來還了不成。」皮員外和湘煙說：「我梳櫥他罷。」煙姐笑道：「俺太太要一千兩銀子下財禮，還怕不肯。你說梳櫥他，這又是巢窩裡講包月的話了，少也得三五百銀子，還怕俺太太不肯放口哩。我不敢說，你另央人。」又道：「俺太太常贊沈子金會吹的好簫，你著他來說過，俺再替你幫襯。」喜的皮員外點點頭，大踏步去了。

不知將來銀瓶和皮員外姻緣成否何如，有分教：

花柳巷中，癩蝦蟆空想天鵝肉；

雲雨台畔，野鴛鴦別續塞鴻群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隔簾花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